

通鑑紀事本末

六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三

藩鎮連兵

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叛

附

唐肅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安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禪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子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



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  
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旌秉鉞  
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  
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  
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  
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眇眇焉伺其上苟得  
間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  
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  
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  
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  
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  
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  
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  
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  
後

###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  
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  
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  
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史朝義之敗於衛州也鄴郡  
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



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  
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 丁酉以張忠志  
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  
寶臣初寶臣裨將王武俊說寶臣來降及復為節  
度使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  
沒諾干

代宗廣德元年春正月史朝義往幽州發兵其將

田承嗣留守莫州以城來降朝義范陽節度使李

懷仙亦請降

事見安史之亂

閏月癸亥以史朝義降將

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

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

四百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二

重三

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

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

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

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初長安人梁崇

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

義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之入

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瑱死戍者皆犇歸襄陽行

軍司馬龐克將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引

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克犇房州崇義

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為長

之不決衆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



崇義尋殺昭以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夏五月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媯檀平蘄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六月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二年春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永泰元年夏五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邕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大曆三年夏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為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後 冬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度使

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為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四百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五

三吳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粦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粦知留後 秋八月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 九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九年春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



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夏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為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 朱泚入朝九月庚子至京師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  
粦帥其眾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  
之粦犇洛州上表請入朝許之 乙巳朱泚表請  
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 昭義裨

將薛擇為相州刺史薛雄為衛州刺史薛堅為洛

四百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六

三五六

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內侍孫知古如  
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  
大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朝攻衛州 二月乙丑  
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  
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  
悉歸魏州逼孫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將士  
割耳勢面請承嗣為帥 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  
昭知昭義留後 三月乙巳薛粦詣闕請罪上釋  
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  
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和  
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胸維死承嗣怒囚寶



正己告寶臣寶臣謝教不謹封杖授承嗣使  
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  
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  
夏四月乙未救貶承嗣為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  
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  
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違即令進討罪止承嗣  
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時  
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  
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  
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  
拔之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衛  
州 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  
志清以其衆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  
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  
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孝忠本奚也 田承嗣  
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  
請束身歸朝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  
州 九月李寶臣李正己會于棗強進圍貝州田  
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  
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退  
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度河屯陽武寶  
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寶臣不



能克 冬十月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  
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  
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  
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  
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  
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  
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  
旅乎立使者於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  
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  
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  
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  
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託言擲出道中寶臣慙其  
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  
功聖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  
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  
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  
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廢  
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拙而得之  
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  
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  
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  
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



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  
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  
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  
橋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  
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  
而敗會衣它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  
武軍使昌平劉怵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  
嗣聞幽恒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  
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  
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爲易州刺史使  
將精騎七千以備之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

希光以瀛州降 十二月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  
屢爲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十一年春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  
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  
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 夏五月汴宋留後田  
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鑿  
北結田承嗣爲援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  
宋等八州留後乙未以靈曜爲濮州刺史靈曜不  
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爲汴宋留後遣使宣慰  
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 李靈曜既  
爲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營內八州刺史縣令



欲救河北諸鎮八月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  
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  
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  
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  
計昌爲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  
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  
僧惠爲宋州刺史馮恁爲曹州刺史隱金爲鄆州刺  
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鄭州靈曜引兵逆戰兩  
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  
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

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柰何自棄功名堅壁  
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  
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  
於雍丘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  
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  
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  
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  
淄青兵於匡城乘勝進軍汴州乙巳營於城北數  
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  
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  
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



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  
道汴州平重情卒矣也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  
社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  
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  
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  
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  
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  
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 庚戌加淮西  
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徙治汴  
州

四百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十一

列傳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  
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潞  
留後 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  
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  
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冬十二月丙戌朱泚  
自涇州還京師 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  
河西澤潞行營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  
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  
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  
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  
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為青州刺史正己用刑



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徭兵  
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  
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  
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  
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  
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  
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  
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  
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秋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  
張許之

四百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二

劉

十四年春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  
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知軍事而  
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爲魏博留後 淮西節度使  
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  
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  
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  
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爲衆所服希  
烈因衆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昌高等殺惠光  
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犇京師上以其有功使  
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爲蔡州刺  
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



鎮汴潁二州徙鎮汴州 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 五月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為節度使 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六月庚戌以朱泚為鳳翔尹 秋九月甲戌改淮西為淮寧

德宗建中元年 初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眾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正月甲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倉部

四百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十三

吳炎

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十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丁未邠寧節度使



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為別駕

元載遺策語在吐蕃入寇

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已酉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為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南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寧帥即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為戮今又來

四百九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十四

吳炎

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代懷光 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 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



人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又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爲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六月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日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秋七月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已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寃之八月丁未加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以舒王謨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爲留後謨避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



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爲備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曩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



已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  
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  
富貴不亦善乎柰何無故與恒鄆共爲叛臣爾觀  
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  
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卧家  
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成德判官  
邵真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  
夫衰經之中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李正  
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  
忠則旄鉞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長史畢  
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柰何一旦棄之  
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軍  
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從政  
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  
爲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  
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  
悅將士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  
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  
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  
士受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  
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  
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



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仇若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滔與吾擊柝相聞討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爲之析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曰令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

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吾亦知爾素疎忌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其母妹爲李正己子婦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

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會汴州城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己懼



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寧聚爲備與梁崇義李  
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軍舊領  
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丙子分宋亳潁別爲節度  
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爲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  
都留守路嗣恭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  
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  
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爲將者爲諸州刺史以備正  
己等楊炎旣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異表請  
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爲  
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附姦邪請立獮狐  
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  
隱而未發乙巳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  
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丙午更汴宋軍名  
曰宣武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  
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  
上元中爲闈官所讒遷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  
馬入朝猶不免族誅吾歲久豐積何可往也淮寧  
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  
郭昔告崇義爲變崇義聞之請罪上爲之許首盜  
流之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  
首奉使詣劉文喜爲陳禍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  
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舟能覆城殺將至



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著齋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藺杲為鄧州刺史五月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仵堅壁拒守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者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萼而踈之及攻臨洛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已共毀之悅不用其策六月張著至襄陽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藺杲得詔不敢發馳見崇義請命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者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漢南



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  
爲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爲人  
戾無親無功猶屈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  
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  
取梁崇義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爲前鋒  
誠幽州潞人也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  
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  
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  
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  
史張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  
發進奉船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壬子以  
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元爲河陽懷州節度使割  
京畿五縣隸焉 秋七月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  
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揚炎故也  
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  
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爲然庚申以炎爲  
左僕射罷政事 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  
朔方節度使 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  
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  
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系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  
竭士卒多死傷張仵節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  
君守戰甚苦仵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



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  
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  
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燧  
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  
之不設備又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于邯  
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  
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  
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  
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却燧推火車焚朝  
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  
至臨洛悅悉衆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  
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  
正己已薨子納祕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  
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  
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汜水淄青軍  
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  
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芘將兵會之  
八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梁崇  
義發兵至江陵至四望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  
希烈引軍循漢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  
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踈口又  
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



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 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 孝忠德滔爲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結

四百六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二十三

梁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梁

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爲已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爲河中尹甲子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宣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暮年軍府稍定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尋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 冬十月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  
城令太原白李庚說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  
官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  
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  
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  
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以為宰相一也先  
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  
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 十一月辛酉宣  
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  
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  
於徐州 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  
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  
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人  
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  
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  
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  
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  
不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  
之 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  
朔方 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  
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  
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響必敗之朝臣從方



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十一月李納宋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爲密州刺史加馬燧魏博招討使

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元引兵逼衛州田悅守將任履虛詐降旣而復叛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上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被苟山戰必爲諸君



破之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繕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見河東軍捷還鬪又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提出城降馬燧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燧自投



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已也  
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  
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  
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  
各斷髮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  
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復召貝  
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  
納軍於濮陽為河南軍所逼犇還濮州徵援兵於  
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竒  
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  
氏能父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  
也竒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衆降於馬燧悅  
收族其家令竒慢罵而死瑤父冉春以博州降悅  
從兄昂以洛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  
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丙寅李惟  
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  
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為表先  
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  
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詵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  
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  
官扈歲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正為大夫求  
旌節耳非為已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



乘心以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  
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為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  
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  
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  
魏博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  
為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  
對扈歲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鹿丙  
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  
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  
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  
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

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恒州張孝忠引兵西北  
軍于義豐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  
宿將尚多未易可輕迫之則并力死鬪緩之則自  
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  
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於  
是滔亦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  
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  
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  
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  
欲使誰為大夫却敵乎唯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  
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寧



中以自衛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  
納復攻陷之 王武俊以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武  
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  
大夫暗弱信任左右黜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  
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眾  
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如  
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  
然會惟岳使要藉謝導至趙州城下武俊引導同  
謀取惟岳導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寧  
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導與士真矯惟岳命啓城  
門納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  
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  
違拒者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誅畢華王它  
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  
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謀歸咎於中  
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  
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 二月戊午李惟岳  
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  
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大  
將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  
使武俊為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  
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今還鎮深趙



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  
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  
節度已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  
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  
燧武俊以為朝廷不欲使故人為節度使魏博既  
下必取恒冀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  
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  
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  
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  
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  
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  
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  
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  
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  
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  
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  
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  
官王郢與許士則俱詣恒州說王武俊曰大夫  
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  
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為  
憤邑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  
以大大夫善戰無敵恐為後患先欲貧弱軍府



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来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士真長卿爲二州刺史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其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州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副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萬人詣



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  
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  
君救裝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  
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  
一人得還今世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  
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  
有僥冀滔默心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  
士卒康曰矣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  
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  
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  
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為  
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怱與滔  
同縣人其母滔之姑也滔使知幽州留後聞滔欲  
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  
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  
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  
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怱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  
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  
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  
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  
詔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  
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



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覆司徒勿忘鄙言亡日必相念矣雄復欲以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宗城礪兵獨居彊中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吏詰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誼諫曰天子司徒歸幽州柰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瑱等矯謂士卒曰輩勿喧聽司徒傳令衆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燕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纒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纒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爲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誼恃乖失軍禮衆聞言不知所爲乃曰敕使何得不爲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殺之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效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爲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莫敢前却進取寧晉



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東  
趣寧魯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  
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  
悅以爲恒冀團練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  
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  
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  
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深趙終爲大夫  
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  
華擲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爲同列所忌至是  
爲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  
奏天子請爲內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  
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  
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  
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敗而還 時兩河用兵  
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  
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  
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  
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  
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  
意其不實輒加撈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  
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他  
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



百姓爲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  
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  
商所得纜二百萬緡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  
也 甲戌以詔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爲  
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李抱真爲澤潞節  
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鉢  
鉢犇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  
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  
軍逼撓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  
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  
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  
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  
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  
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洺州刺史  
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請玄卿爲刺史  
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  
示協和上皆從之 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  
惡判官鄭雲達言於朱泚奏貶莫州參軍雲達妻  
朱滔之女也滔復奏爲掌書記雲達深構廷玉於  
滔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滔  
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特長者不可以兵摧付之  
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泚不從由是



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王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王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驛中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綉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搃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耳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代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朱滔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滔行至示城掌書記鄭雲逵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



出迎魏人懽呼動地滔營於愜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豐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既立將為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愜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為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水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辭

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為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距李納求援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



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各勢圖范陽上許  
晟自魏州引兵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留趙州  
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恒州 八月辛酉以涇原  
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  
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  
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  
拜然恨之益甚 冬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  
使陳少遊同平章事 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  
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恆山之捷皆  
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  
李子干恒冀判官鄭湍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  
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  
朔築壇同盟有不如前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  
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  
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滔乃自稱冀  
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  
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為盟主稱  
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羣下  
上書曰戕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  
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  
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  
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



嘔血死以兵馬使衛常寧為內史監委以軍事常  
寧謀殺武俊武俊嘗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  
趙州康日知擊斬之 李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  
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  
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  
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  
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  
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 十二月丁丑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  
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  
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  
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然望乃相與謀遣使  
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滑汝  
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踈  
傲敢大言好論兵中書侍郎關播奇之薦於上以  
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為汝州  
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  
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  
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  
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汚  
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



官周晃爲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割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真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爲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



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  
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  
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  
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  
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  
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  
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  
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  
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  
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  
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

希烈乃謝之 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

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行  
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郟  
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  
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  
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

二月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 丁卯

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

曹王臯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  
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  
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



三百餘里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  
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遂進拔蘄州表  
為蘄州刺史王鏐為江州刺史 淮寧都虞  
周曾鎮邊兵馬使王玠押牙姚憺韋清密輸款  
於李勉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  
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  
為節度使使玠憺清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  
克誠將驃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玠憺及其  
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  
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  
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周曾等有  
四百廿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四二二

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  
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  
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丁  
酉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官軍  
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  
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  
是不復與人言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  
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營  
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  
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  
人心始搖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



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爲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臯爲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 五月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 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爲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雲犇滿城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旣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爲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寔無它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季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



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  
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  
可謝况朕為四海之王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  
尚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今山  
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  
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  
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  
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  
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拒約結

庚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  
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州

四百九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四十一日

泗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  
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城  
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  
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  
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  
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  
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  
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  
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  
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  
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



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  
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  
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爲其將康叔夜所殺 初  
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召爲翰  
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  
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  
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  
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  
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今兩河淮西  
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傍  
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衆  
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又曰無紆目前之  
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  
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  
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  
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  
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備廢則危  
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  
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門  
下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



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廐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抵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覷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

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謂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



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  
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因  
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  
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  
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  
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  
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  
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  
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  
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  
則冀已輸者弭然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  
固上不能用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  
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滄澗時李勉遣  
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  
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  
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  
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  
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犇大梁德  
信犇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  
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  
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上以諸軍討淮  
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誼爲荆襄等道行營



都元帥更名誼以戶部尚書蕭復爲長

孔巢父爲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爲右司馬

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

之孫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 上發涇原等

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  
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  
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澧水詔  
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餒衆怒蹴而覆之曰  
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  
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  
取之乃探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尚在

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射令言令言抱  
馬鬣突入亂兵呼曰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  
富貴乃爲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  
西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  
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  
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  
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  
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  
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  
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  
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



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  
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  
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  
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  
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  
繫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  
魚朝恩旣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仙鳴者  
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  
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農卿郭曙以部曲  
數十人獵苑中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暖之  
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之帥  
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爲殿姜公輔叩馬言  
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快  
快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母  
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  
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  
飯數匕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  
盧杞關播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  
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  
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頔頓之從父兄弟從  
齊賢之從孫也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  
出宜人自求富遂譴噪爭入府庫運金帛極



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出而復入通夕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念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出榜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不閑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然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絡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棄止之棄良嗣之兄孫也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又失兵師



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延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反謀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瑊爲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爲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奉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已皆爲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



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奏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淑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



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人  
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且  
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  
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  
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  
之纒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  
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  
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  
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衆  
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其  
三品禮葬之海賓縲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  
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  
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節  
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  
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  
將李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爲  
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  
琳必爲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託事  
發鎰方以迎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  
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  
死映自水竇出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免始  
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



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變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可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隴州刺史郝通犇于楚琳朱泚自白華殿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待系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各拜官有差立第滔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故勸泚誅剪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為門下侍郎平為諫議大夫竝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竄匿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眾樊為泚撰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膠水蔣沆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沆絕食稱病潛竄得免哥舒曜食盡棄襄城犇洛陽李希烈陷襄城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



人爲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京兆  
河清爲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事河清  
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  
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  
氣大振詔以河清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  
況爲行軍司馬 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  
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  
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俱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  
因潜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翊言於上曰  
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便液久之不至有顧  
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爲中  
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整厓尉康洪  
詐爲寧遺朱泚書獻之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  
爲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  
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  
之乃赦其家 朱泚遣使遺朱滔書稱三秦之地  
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  
滔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  
懷光帥衆赴長安馬燧李芄各引兵歸鎮李抱真  
退屯臨洛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  
爲元帥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爲京兆尹皇城



留守仇敬忠為同華

節度使拓東土以扞門

東之師李日月為西道先鋒經略使邠寧留後韓  
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程文秀受詔將兵三  
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  
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  
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  
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  
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  
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  
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  
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

環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  
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塞門縱火焚之  
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  
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  
寺以為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  
之固俟之玄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城遊瓌等晝  
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以  
於奉天普瀾戍卒亦歸之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  
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  
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  
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堯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



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  
陸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  
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慮億兆同慮唯陛下穆  
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亮卒鼓行白晝犯闕豈可  
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  
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  
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  
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  
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  
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  
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  
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  
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  
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  
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  
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  
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  
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  
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  
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  
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



兄勵而謹脩之何以憂乎亂人何畏乎厄况  
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枝氛旋復宮闕而

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  
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  
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  
也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  
仇與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俊於館陶執手泣別  
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  
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  
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  
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黃金

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  
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  
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  
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  
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  
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  
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戰  
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  
失宜為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  
取滔其勢必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  
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



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  
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  
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  
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  
河間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  
於趙州 汝鄭應接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  
聞難引兵入援與泚眾戰於見子陵破之以東渭  
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 朱泚夜攻奉  
天東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却之左龍武大將  
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  
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  
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  
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  
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  
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東蒲為身而葬之李  
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  
民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有  
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老  
婦不坐已巳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中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 初朱泚鎮  
河間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  
營田判官韋臯領隴右留後及郝通犇鳳



雲光詐疾欲俟臯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泚帥  
不辨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  
丞玉說雲光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  
州臯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  
取孤狹耳雲光從之臯從城上問雲光曰曠者不  
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光曰曠者未知公心今  
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臯乃先納蘇玉受其  
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  
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臯書生易之乃悉以甲  
兵輸之而入明日臯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  
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辜  
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弁詣奉天復遣  
使求援於吐蕃 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  
擢臯為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  
度使臯斬之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  
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  
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  
城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  
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  
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  
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  
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馬多矣



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等來所繫小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休顏夏州人也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衆將韓命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恒州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求不獲意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緇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



宣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偕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士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齊運憚之孫也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敗泚將仇敬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爲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爲衆所服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却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爲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泚恐民間乘弊



抄之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爲憂乃急  
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  
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恐懼上以  
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  
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  
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生以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  
之乃度梯之所僿廣城堊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  
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  
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  
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緇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  
以輶輻置人其下抱薪省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  
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  
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  
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生口身自御史大夫實食  
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以募敢死士禦之仍賜  
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其口給之告身不足則書  
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泣伏流涕上拊其背歔  
歔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多甲冑瑊撫諭激以忠  
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淮之戰不輟初不言痛會  
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  
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  
地須臾雲梯及梯上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



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為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眾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



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但欲使者  
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  
兵涇原卒驕皆不爲用恒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  
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 李懷光性粗疎日出  
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曰志貞之姦佞  
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止當請誅之  
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  
翊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激以爲宰相謀議乘太度  
支賦歛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君  
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  
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趙贊以空言盧杞懼從之

四百九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唐

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  
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  
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  
京城得從容成備恐 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  
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  
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  
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  
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  
二日乃行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列  
屯盱眙聞朱泚作亂踞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  
西節度使韓滉開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



穿井近百所繕館第

塢壁起建業抵京

樓堞相屬以備車駕

且曰固也少遊發兵三

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

應之鹽鐵使包佶有

帛八百萬

遊以爲賊據長安未

不可少

遊欲殺之佶懼匿妻

收其錢帛佶有守財

遊亦之

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爲

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聞

逼汴鄭江淮路絕朝

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

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

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

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

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

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

況乎當變故勤搖之時

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

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

急也又曰頃者竊聞

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

朝廷朝廷之誠

朝廷之誠



於上聞實事不

知知事不必實上下

除真偽雜糅於其間聚然曾器器騰謗籍籍欲  
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抱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  
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  
歸心孰與爲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  
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贊又上疏其  
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  
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  
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  
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乘  
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

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  
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  
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  
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  
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  
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  
從其欲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  
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  
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  
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  
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君



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  
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  
躋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  
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  
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  
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  
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  
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  
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  
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  
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  
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  
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  
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  
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  
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  
見從前已來事抵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  
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贊以人君臨下當  
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  
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  
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  
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







